

文学的午后

简平

文学的午后当然与文学有关，其实也不是刻意的“文青”做派，而是漫长记忆里的几个场景。

最早的记忆已是四十多年前了，那是周末的一天，冬日下午的阳光浅浅淡淡，但即便如此，阳光撒下来还是和暖的。午饭过后，我去了愚园路48弄。

那是一条很深的弄堂，弄底是一家服装研究所，旁边则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，那是女作家程乃珊的寓所。那时她在写作上蒸蒸日上，可还是一名中学教师。我去她家里是向她讨教的，那会儿我白天是个马路工，晚上自习写作，是我的一位技校学长介绍我与程乃珊认识的，因为程乃珊做过他的中学班主任。

在那个午后，我们喝着清香的龙井，漫无边际地聊着文学，发现文学的话题竟是那样的宽阔而深邃，就如同窗外可以看到的一块天空，要是一直望上去，那是无穷无尽的。

有一次，我应约去教过我的技校老师王锁家里。王锁的工作单位在巨鹿路上，她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办公室主任，而她的家也在巨鹿路上。那时的王锁已经退休，但她停不下来。过去的年月让她的一条腿落下病疾，走路有些不便，可她就是凭着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忠诚，迈着一双腿，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最后——落实了上海作协以及《收获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萌芽》的恢复与重生。

王锁约我去，是因她在编辑早已过世的老革命家、老作家钟望阳的一套文集，而我曾经在一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过他和他的作品，王锁让我为文集写篇文章，我当即答应了。

回去时，初夏的午后蝉鸣渐弱，巨鹿路上一片宁谧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文学真正是生生不息的，从钟望阳到王锁再到我，我们隔了三代，却是这样默契地传承着文学。

同样是个午后，我在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联文艺会堂的咖啡馆里，招待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，他们是来上海做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委的，在静安宾馆紧张地工作了一个上午后，我对他们说，我请你们去一个地方休息一下，不远，就在附近，而这个地方真的值得去看看。于是，他们跟着我，先走到乌鲁木齐路对面，再斜穿过延安西路，就到了文艺会堂。

文艺会堂的咖啡馆显出端庄中的华丽，橱

园区内有个不大不小的池塘，初夏时节，绿波中玉立朵朵粉红的荷花，甚是美丽，每年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看。

今年我来得有点晚。仲夏的梅雨季，池塘里竖立的是莲蓬，偶有三两朵迟开的荷花显得无精打采，耷拉着花瓣，一幅残花败柳模样。梅雨时落时停，游人不多，满池塘高高低低碧翠的荷叶，间或传来几声蛙鸣，恍惚间使人误以为走入了乡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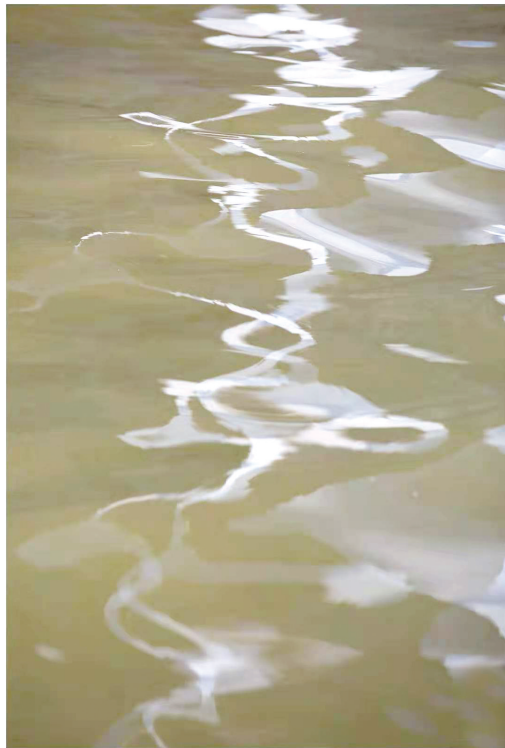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想起席慕容《莲的心事》。荷有没有心事？应该是有的，它的心事是自怜花无百日红，时光短暂，感叹最娇艳的花季已经过去了吗？一阵风来，摇曳荷叶，荷叶上的水珠，融化的锡水般，在叶子中央轻轻滑动，水滴丝毫不沾叶片。我凑过去，与一片荷叶

柜和桌椅都是沉淀着岁月的。就不说这幢房子的来历了，光是在这个咖啡馆里，你想象一下曾经有过的高光时刻吧：这边，剧作家于伶正跟赵丹、黄宗英、张瑞芳、秦怡、上官云珠讨论电影文学剧本；那边，翻译家傅雷、草婴、朱雯、戴骢正切磋着文学翻译心得；以“文学是人学”论断著称的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则端着玻璃茶杯侃侃而谈……我和朋友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心里特别温暖，下过雨的天空也忽然亮敞起来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于伶正跟赵丹、黄宗英、张瑞芳、秦怡、上官云珠讨论电影文学剧本

最近的一次，我从静安寺地铁站出来，踱步到静安区文化馆。我是去出席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的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的午后，大家是为文学而来的，是为谋划静安的文学发展而来的。在其间举行的文学沙龙上，文学写作者、文学爱好者、文学推广者济济一堂，各抒己见，我听了很是感动。

我想，我们都是应了文学的召唤而来的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怀着一份共识，以文学来抚慰内心，安顿灵魂，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。这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富有诗意的恬静的午后。一个文学的午后。不是所有的午后都可以这样形容和命名的。



水路 陈鹰 摄

看 荷

谢光明

上的水珠对视，水珠映衬着我的脸和头顶的天空。这些水珠像是清澈明亮的眼睛，在风中灵动地扑闪扑闪着。荷是寂寞的，因为它们不能像我们人类，能够对这个世界走马光花，它们只能扎根污泥固守一方。荷的世界非常简单，除了身边的同类，就是头顶的天空。天空云卷云舒，日出日落，除此之外再无其它。或许，正是因为荷的心里只有蓝天白云和雨露，所以它才会开出美丽的荷花吧。

荷叶是脸庞，水珠是眼睛。池塘里的荷叶，是一张张稚气的脸，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拥挤在一起，好奇地看着我。在人的眼里，荷是美好的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在荷的眼里，人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整了整衣服，仔细梳理一下头发，露出真诚的笑脸，从一片片荷叶身边走过。

一台触动心灵的好戏

方诗生

一台戏让全场的观众眼睛一亮、心灵为之一震，这是很多年没有遇见的事了。

我的少年时期，恰逢戏曲满园春的季节。在山城，古装戏、现代戏、样板戏、折子戏，让舞台下的观众入迷、陶醉。我们常常把自己演成杨子荣，或是刁德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1990年代后期，就很少能坐在剧场里，看到一场由二三十人演出的大戏了。剧团演员有不少改行、调离，剧场慢慢破败，戏曲小调慢慢飘远了。

好在我们有岳西高腔这个“活化石”，它让岌岌可危的县黄梅戏剧团重焕生机。“岳西高腔传承中心”挂牌后，空荡荡的舞台上，重又响起了锣鼓声，原有演职员在几间低矮、破旧的楼房里，以保护、挖掘、传承高腔为己任，他们上山下乡搜集剧目，出版了《中国岳西高腔剧目集成》《中国岳西高腔音乐集成》《中国岳西高腔抄本选粹》，编排了《拜月》《三星赐福》《书馆相逢》《夜试》等传统节日，并承担了辅导、扶持民间高腔剧社、送戏下乡、汇报演出等工作任务。他们把岳西高腔这个国家非遗品牌，擦得更亮，唱得更响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只有一二十个演职人员的县级演出团体，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，以一台红色题材的大戏，让观众享受了一次精神大餐。

新编黄梅戏《大别山上红旗飘》，以大别山区四大农民暴动之一的请水寨农民暴动为背景，叙说了天堂畈在活阎王的欺榨下，民不聊生的生活困境，讲述了共产党人方启文、林强组织群众推翻黑暗统治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。故事里既有共产党人带领穷苦人闹革命的大主题，也有林强、储玉蓉爱情交织的小情怀。尤其是林强被捕后，母亲惦念儿子、儿子牵挂母亲，以及地下党人储金贵营救林强时内心的斗争，让舞台下的观众揪心不已。

一台政治题材的大戏，以方启文与林强的母子情、储金贵与储玉蓉的兄妹情、林强与储玉蓉的恋人情为线索，相互交织，既引人入胜，又极具感染力。几位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，让观众融入其中。老演员方启文的饰演者何庆云、储金贵的饰演者程文件，一唱一动，功底深厚。何庆云嗓音一亮开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观众的心。林强的饰演者青年演员马腾，储玉蓉的饰演者储佳文，清亮的嗓音和扎实的演技技巧，同样让人敬佩。他们较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心态和动作，演出前备足了功课。而黄梅戏学院几名学生娴熟的舞蹈技巧，更让舞台彰显了活力。

人物立起来，是这台戏成功的主要因素。这台戏没有沿用传统的戏曲表现手法，而是将戏曲的多元化表现融为一体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整台戏以黄梅戏为主体，同时，还结合了歌舞、话剧的表演方法，舞台上，辅以现代化的声光电，烘托环境。音乐方面以交响乐的形式演奏，恢弘大气，穿透力极强。在曲调上，也不同以往，而是配合人物和场景进行变化。例如，活阎王的几个曲调灰暗、低沉，能衬托出人物的阴险、狡黠。而方启文、林强、储玉蓉等人物的演唱曲调明快、激昂，给人以力量。此外，戏里将岳西红歌、岳西民歌、岳西高腔和舞蹈同时呈现在舞台，让观众感受到多种艺术魅力。

如果说也有瑕疵的话，我认为，第四场林强被捕和第六场的收尾有些仓促，过场有些突然；在人物的表演、台词的写作上尚需打磨，以增强年代的逻辑性、合理性。